開放文學 -- 神鬼仙俠 -- 飛劍記
第九回 獻美人畫並泛管　活已死魚並吹笛

卻說純陽子一日遊洛中，有陳公名執中者，素行頗善，純陽子欲度之。時陳公建第宅東都，落成之日，親朋紛然與賀。或有賀以詩者。詩曰：　　甲第連雲峻，山川拱把中。

文章華似藻，制度茂於鬆。

地勝風雲壯，門高駟馬容。

熊羆頻入夢，生子有人龍。

又有賀以聯者，聯雲：

室成全眾美，天時地利人事；地勝毓三榮，狀元榜眼探花。

時親朋賀畢，陳公列席以待。俄有一襤褸道人至，即純陽子也。陳公問道：「子來何為？」道人道：「我有仙樂一部，欲奏之以侑華席。」眾親朋皆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先生奏來。」道人就腰間出一軸小畫，掛於壁上，其畫繪有美女十二人，各執樂器。道人以雲板敲動，呼曰：「眾女娘請下！」只見那畫中的美人群然而動，遂魚貫而下。下盡，畫中止是一幅白紙。

只見那些女娘，兩執幡前導，一抱琴，一操瑟，一把笛，一舉笙，一握蕭，一擁箏，一引琵琶，一執箜篌，一持羯鼓，一攜拍板，皆玉肌花貌，麗態嬌音，頂七寶冠，衣六銖衣，金珂玉佩，轉動珊然。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米，而體甚輕虛，終不類生人。眾親朋觀看，那個不拍掌大笑，說道：「妙！妙！」道人遂命之奏樂。那女娘們抱琴的彈琴，彈的悠悠揚揚。操瑟的鼓瑟，鼓的淒淒清清。把笛的弄笛，弄的嘹嘹亮亮。舉笙的吹笙，吹的咿咿啞啞。握簫的品簫，品的悲悲切切。捧箏的撫箏，撫的哀哀怨怨。引琵琶的撥琵琶，撥的　　唪唪。執箜篌的奏箜篌，奏的宛宛轉轉。持羯鼓的打羯鼓，打得丁丁東東。攜拍板的敲拍板，敲的咭咭嘎嘎。眾樂齊動，響徹雲宵。此說甚麼九天之上，秦穆公聞得鈞天廣樂；半空之中，唐明皇聽的霓裳羽衣之曲。真個好耍子哩！

凡三闋竟，陳公問道：「此何物女子？」道人道：「此六丁六甲玉女。人學道若成，則身中三魂、七魄、五臟、六腑諸神皆化而□□，公亦願學否？」陳公道：「你只是幻術，炫惑世俗，學他何用？」道人乃顧於諸女娘，說道：「此人不重賢，妝等可去矣。」於是那一干女娘作色而言，有說道：「這樣不知趣的人家！」又有說道：「這樣不曉事的人家！」遂亦魚貫而行，復上畫軸之上，依然不動。眾人復大笑，說道：「這個小小軸兒，這些女子下來得，又上去得。果妙！果妙！」於是大家環聚而觀。道人乃張口吞之，索紙筆大書曰：

曾經天上三千劫，又在人間五百年。

腰下劍鋒橫紫電，爐中丹燄起蒼煙。

才騎白鹿過滄海，復跨青牛入洞天。

小技等閒聊作戲，無人知我是真仙。

題畢，未寫著「谷客書」。即出門去，俄不見。眾親朋懊惱大甚，遂以谷客二字問於陳公：「此是怎的說？」陳公詳「谷客」二字，乃說道：「谷者洞也，客者賓也，豈非呂洞賓乎？」亦悔恨無及。

純陽子既離了洛中，復躡著一朵祥雲，至一地名祿江。時淥江有一筆師，姓翟名華，喜接往來方士。純陽子聞其賢，詣其家謁之。翟見純陽子丰姿蒲灑，態度飄逸，遂留之於家。時八月天氣，純陽子不茹葷，翟公乃呼取僮僕，三三兩兩，或在西塘去取藕，或在東圃去摘菜，或在南澗去采芹，或在北郊去蓺黍。又且剝鹿盧之棗，春雞頭之茨，煮烹羊角之豆、鹿角之菜。款陪純陽子，約有一月餘。純陽子見這個翟公禮意加厚，將欲度之。

有一日，拉著翟公，游於淥江之滸。只見：水深莫測，浪闊難游。上下無跨虹之長橋，往來之泛鷁之輕舟。隔岸止六七椽茅屋，前灘惟四五個沙鷗。人莫道此水呵但如衣帶之小小，我則說這江呵卻似天塹之悠悠。正是：一派長波無盡頭，西風捲起浪花浮。淥江不是尋常水，瀉下銀河天上流。

純陽子欲與翟公過於江之西岸，無有船渡，乃顯出一個仙術，將一筆管齧為兩片，浮於水彼上。純陽子履其一，引翟公亦履其一。此正欲度他而去，翟公心恐，竟不敢履。純陽子乃笑而濟焉。及岸，俄不見。翟公始知其為異人也。旬日，又來。值翟公外出，有一犬見純陽子復至，搖首擺尾，不勝忻喜之狀。如此者半日。及翟公回家，一見純陽子，亦不勝之喜。純陽子自袖中取出一團肉脯，約有桃實般大，令翟公食之。翟公聞其臭腐之甚，遂掩鼻，謝弗食。純陽子太息，說道：「吾呂公也，以丹藥一丸食子，汝弗（以下原有缺文）--子。」純陽子已隱而不見。

陳老乃頓足捶胸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神仙在此，我竟不曉得，氣死我也！」只見那左鄰右舍皆來問其緣故。陳老指其魚曰：「你不曾看這個魚兒，分明是我剖開的，而今活活的在那裡。」那些眾人說道：「活魚的人今在哪裡？」陳老道：「已變化去了。」言未畢，忽又聞其人歌聲宛轉清亮，其歌雲：

落魄且落魂，夜宿鄉村，朝游城郭。閒來無事玩青山，困來街市貨丹藥。

賣得錢，不算度。沽美酒，自斟酌。醉後吟哦動鬼神，任意日頭向西落。

純陽子唱此長短句歌，響徹雲霄，音振林木。陳老只聞其聲，不見其形，乃謂曰：「汝神仙可留下姓名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吾呂洞賓也，今去矣。」遂現其形於五雲之端，眾莫不驚駭。至今江東有一鯉魚，腹下有痕跡，原是純陽子靈丹點活的，其魚尚在。

又，純陽一日遊武昌，扮作一云游道人，持一漁鼓簡板，滿街之上唱《浪淘沙》一詞，雲：

我有屋三椽，住在靈源。魚遮四壁任蕭然。萬象森羅為斗拱，瓦蓋青天。

無漏得多年，結就姻緣。修成功行滿三千。降得龍來伏得虎。陸地神仙。

時武昌守有事外出，正當擺頭踏轉府，聞得歌聲清亮，坐在轎子上凝望，只見是個道人。那太守素重著方外之士，因謂左右人曰：「那唱歌的道人，叫他進我衙裡來，我有事問他。」只見那些皂隸們就去請著那道人，說道：「先生，我老爺請你到衙裡去。」道人遂同著皂隸們直進府衙之內，見了太守，唱一個恭兒，說道：「貧道稽首。」那太守到是個不驕傲的，回言道：「道人休怪。」既而叫門子掇一把椅子，叫那道人坐下。遂同說：「道人從何而來？」道人道：「貧道終南山來的。」守□問：「終南有佳處？」道人道：「佳處甚多。」因舉陶隱君詩答雲：「終南何所有，所有惟白雲。只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」守甚異之，款留二日。因問其姓名。道人隱而不說，惟曰：「野人本是山中客，石橋南畔有舊宅。父子生來只兩口，多好笙歌不好拍。」

時守性好弈，因問道人：「能弈否？」道人道：「頗知。」守乃與之對弈，才下僅八子。道人道：「大人負矣。」太守道：「汝子未盈局，安知吾負？」道人道：「吾子已分途據要津，所謂戰必勝，攻必取，是以知之。」已而果然。如是數局，守皆負。守不忿，怒形於色。道人俄拂袖而去，並不見其蹤跡。守令人遍城尋之，有人說道：「那道人在郡治前吹笛。」及尋者至郡治前，則聞笛聲在東門。尋者至東門，則聞笛聲在西門。尋者至西門，則聞笛聲在南門。尋者至南門，則聞笛聲在北門。尋者至北門，則聞笛聲在黃鶴樓前。守乃多令人尋之。及至黃鶴樓前，道人則走往石照亭中。眾人從石照亭中左顧右盼，東□西覓，哪裡見道人個蹤兒影兒？但見亭中有詩一首。詩曰：

黃鶴樓前吹笛時，白蘋紅蒹滿江湄。

衷情慾訴誰能會，惟有清風明月知。